
特邀文章

卡茨的影響： 從引文分析看他的學術貢獻

蘇鑰機

摘要

本文回顧伊萊休·卡茨 (Elihu Katz) 的生平和學術成就，介紹他的主要著作和研究領域，指出他的貢獻及學術特色。透過 Google Scholar 和 Web of Science 的引文資料，我們找出卡茨在不同年代出版的重要著作，並將卡茨和一些社會科學大師的引文數據作比較，可了解他們的異同，並分析卡茨在這群傳播學奠基人當中的位置。

關鍵詞：卡茨、人際影響、傳播研究、引文分析、學者比較

蘇鑰機，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研究興趣：香港報業、新聞社會學、引文分析、傳播學的發展。電郵：clementso@cuhk.edu.hk

Invited Articles

Katz's Influence: Admiring His Academic Contributions via Citation Analysis

Clement Y. K. SO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Elihu Katz's personal lif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troduces his major works and research areas, and points out his contribu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s intellectual journey. Through citation data from Google Scholar and Web of Science, we can find out Katz's major works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Using citation data to compare the achievements of Katz and some eminent social science scholars, we are able to know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nd understand the position of Katz among this group of founding scholars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Keywords: Elihu Katz, personal influenc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itation analysis, comparison of scholars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SO, C. Y. K. (2022). Katz's influence: Admiring his academic contributions via citation analysi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59, 233–251.

Clement Y. K. So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interests: Hong Kong press, news sociology, citation analysis,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伊萊休·卡茨教授 (Prof. Elihu Katz)

Photo credit: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英國學者霍爾 (Stuart Hall) 在 2014 年逝世，當時我曾回顧了他的著作及學術影響，並和其他七位人文社科的重要學者作引文 (citation) 數據比較，這些學者包括 Everett Rogers、Michel Foucault、Jurgen Habermas、Marshall McLuhan、Raymond Williams、Elihu Katz、Wilbur Schramm (蘇鑰機，2014)。文章最後一段寫道：「在上述八人中，仍然在世的只剩下 Katz 一人」(頁 24)。八年後 Katz 於 2021 年 12 月底離世，令人惋惜和懷念。

本文希望回顧卡茨 (Katz) 的生平，介紹他的主要學術著作，彰顯其著作的重要性，並列出他和傳播學界其他創始人在引文方面的成就。除了向大師致敬之外，本文想和大家重溫卡茨的光輝學術之旅，特別讓年輕學者對傳播學的歷史發展軌跡有更深入的了解，讓大家可以鑑古知今，走向未來。以下首先通過卡茨自己設立的資料庫資料，介紹他的一生及學術成就，接下來透過 Google Scholar 和 Web of Science 的引文資料，說明卡茨的重要著作，及他在眾多傳播學大師中的地位。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9期(2022)

卡茨的生平和教研工作¹

伊萊休·卡茨 (Elihu Katz) 於1926年5月31日在美國紐約市布魯克林地區出生，父母親是來自東歐的猶太人後裔。卡茨童年時的理想是成為馬戲團經理，但發現不可能同時遵守安息日又指揮野獸，只好放棄宏願，轉變目標成為新聞工作者。他在1944年中學畢業後，進入哥倫比亞學院 (Columbia College) 修讀學士課程，但因要服兵役兩年而暫停學業。1946年他重返哥倫比亞學院，於1948年獲得學士學位。

他大學畢業後繼續於哥倫比亞大學的社會學系修讀碩士課程。當時哥大社會學系的一個學術強項是民意與傳播，系內主要學者包括大名鼎鼎的 Paul Lazarsfeld 和 Robert Merton。卡茨同時在社會系相關的「應用社會研究局」(Bureau for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工作。他師從法蘭克福學派的 Leo Lowenthal，而 Lowenthal 當時正準備接任美國之音 (Voice of America) 的研究總監。卡茨於1950年獲得碩士學位，論文題目為「愉快的遊戲」(The Happiness Game)，內容是分析粉絲寫給電台名人的信件。

此時卡茨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校內組織認識了 Ruth Torgovnik，她是一位年輕的音樂學家和以色列文化使者，兩人於1951年結婚，並育有兩子。

卡茨參加的哥大研究團隊學術研究表現非常傑出，特別是 Lazarsfeld 和 Bernard Berelson 及 Hazel Gaudet 在1944年發表了 *The People's Choice: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一書。當時的學術傳統認為，媒介對消極和個體化 (atomized) 的大量受眾有強大的影響力，Lazarsfeld 卻提出兩級傳播模式，挑戰這個看法，認為應考慮在傳播過程中人際互動的重要性。

卡茨對 Lazarsfeld 未完成的研究作進一步數據分析，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同時和他的導師 Lazarsfeld 於1955年合著了 *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 (《人際影響》)。此書是傳播研究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聚焦大眾傳媒與人際傳播的交接點，是卡茨學術生涯中的主要理念。

1954年，卡茨離開了「應用社會研究局」，到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系任教。他於1956年同時獲得希伯來大學(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的教席，在該地和Michael Gurevitch及Dina Goren於1965年設立了「傳播研究所」(Communications Institute)。他在1960年代中參加了「以色列應用社會研究所」(Israel Institute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此機構是參照哥大的「應用社會研究局」而設立。

在芝加哥時，卡茨的研究視野從《人際影響》擴展到其他相關領域，由決策(decision-making)研究轉向在群組內及跨群組之間的影响擴散(diffusion of influence)。他和James Coleman及Herbert Menzel致力研究一種新藥被不同社區的醫生採用的過程，特別著眼於媒體和人際網絡兩方面的重要性。這個研究結集成1966年出版的*Medical Innovation: A Diffusion Study*一書。在延伸創新擴散到個人層面方面，卡茨同時研究社區裡的個人如何接納氟化(fluoridation)，並和Robert Crain及Donald Rosenthal在1969年合著了*The Politics of Community Conflict: The Fluoridation Decision*。

在耶路撒冷的日子，卡茨關注以色列於1950年代末期大量新移民的情況，及他們面對跨文化溝通的種種困難。他和Brenda Danet一起研究包括巴士司機和乘客的互動、游說海關人員、祈禱者如何向神合理化其請求等議題，類似的研究結集成1973年出版的*Bureaucracy and the Public: A Reader in Official-Client Relations*。

在「六日戰爭」中，以色列官員發覺國家在傳播方面有所缺失，於是決定在1967年擴展國家的廣播系統，引進電視服務。卡茨從耶路撒冷和芝加哥的大學請假兩年，加入了以色列新成立的電視機構。

他在1969年離任，回到希伯來大學和「以色列應用社會研究所」研究以色列人的世俗和閒暇生活。因為卡茨的電視工作經驗，他在1975年受到英國BBC委任，評估BBC的服務，並於1977年撰寫一份報告*Social Research on Broadcasting: Proposal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並於同年和George Wedell合著了*Broadcasting in the Third World: Promise and Performance*一書，探討在發展中國家的電視項目，如何建立政治理念和隨後失焦所帶來的影響。由於卡茨的電視研究特別是BBC的報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9期(2022)

告，1978年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聘請了他，於是卡茨同時在南加大和希伯來大學任教，往返於洛杉磯和耶路撒冷兩地。

卡茨繼續研究他和拉扎斯菲爾德當年提出的議題，探討大眾傳媒巨大影響力消滅之下，受眾如何獲得賦權，及對他們的行為的影響。1974年他和Jay Blumler合編了*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Gratifications Research*一書。後來卡茨在這方面的研究，又進一步在1990年和Tamar Liebes發表了*The Export of Meaning: Cross-Cultural Readings of Dallas*，報告了他們在接收研究(reception study)方面的成果，看不同文化背景的受眾如何解構黃金時段的電視肥皂劇。

*The Export of Meaning*一書的理論角度，延續了卡茨在《人際影響》的媒介「有限效果」論的看法，質疑大眾傳媒的影響力。卡茨下一本書*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則某程度重新肯定傳媒擁有力量。他對主要媒介事件的興趣，源於和合著者Daniel Dayan對1977年電視直播埃及總統Anwar Sadat訪問耶路撒冷之行的關注。這個關注衍生成為一個15年的研究項目，探討這些大型事件對社會的意義和影響。這些事件涉及整個國家甚至全世界的同時關注，研究「媒介化儀式」(mediated rituals)如何建立，來幫助鞏固群體身分和引導民意。

在整個1990年代，卡茨作為Guttman Institute(前身是「以色列應用社會研究所」)的科學總監，利用調查研究分析以色列人對主要社會和政治事件的看法，這些研究產生了很多報告和刊物，包括*The Jewishness of Israelis: Responses to the Guttman Report*及*Negotiating Jerusalem*兩本書。

1993年卡茨離開了南加州大學，並且從希伯來大學正式退休，但仍繼續參與後者一些活動。卡茨之後加入了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建立博士後的Annenberg Scholars Program。

這個時期卡茨的興趣回到他一直關注的擴散研究，從而令他重新檢視早年法國社會學家塔爾德(Gabriel Tarde)的理念。卡茨認為，Tarde在1898年所寫的文章“Opinion and Conversation”，預視了傳播學的發展，是傳播理論的先導者，包括議題設定、兩級傳播、創新擴

散，甚至是民意的匯集。卡茨和 Christopher Ali 及 Joohan Kim 在 2014 年出版了 *Echos of Gabriel Tarde: What We Know Better or Different 100 Years Later*，可說是從塔爾德的視角考察傳播學發展的超文本「對話」。

2014 年卡茨從賓大榮休，長居於耶路撒冷。2015 年他將自己擁有的 2,000 本書籍捐贈給 Ben-Gurion University of Negev 的傳播學系，成立了 Elihu Katz Collection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2018 年，他獲得賓大的榮譽博士學位，及 ICA 頒發的 Stephen H. Chaffee Career Achievement Award。卡茨作為傳播學的一位主要奠基人，是很多代傳播學者的導師，他一生努力不懈，直至 2021 年 12 月底 95 歲離世前，仍在進行研究和寫作。

四個不同學術時期

要了解卡茨浩瀚的著作並不容易，因為他在不同時間對多個研究領域都有相當的成果。我們採用在 Google Scholar 和 Web of Science 找到的引文數據，集中分析他較受人關注的作品。Google Scholar 近年冒起，很多人使用，而且容易操作並且免費，資料庫中包括書籍、論文等不同類型的著作。其資料相當清楚整齊，尋找和使用較為方便，而且可以用全姓名搜尋。它的弱點是沒有什麼分析工具，來進一步了解整體的資料。

Web of Science 的歷史悠久，是學術資料庫中最大型和聲譽最佳的。它配有一些分析工具，可將資料分作不同時期、出版種類、期刊、作者、研究領域、國家、大學等變項，對研究整體資料和趨勢很有幫助。不足之處是 Web of Science 只集中於期刊論文，書籍的資料不易尋找。它在安排資料上不夠清晰，資料有時不夠全面，而且很難分辨相同姓氏的學者。如果只倚靠其中一個資料庫，會有頗多限制，因此要一同使用兩者，讓它們各展所長並互補不足。

卡茨一生的著作極為豐富，撰寫海量的論文和書籍，分佈於 1950 年代至 2010 年代。如果用他獲較多引用的著作計算，表一中以他的書籍和論文的發表時間來看，可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 1950 至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9期(2022)

1960年代，這時他有兩個重要研究成果，首先是於1955年出版的《人際影響》，卡茨提出了人際網絡的重要性。多年後有學術期刊組織了一個特輯(Katz, 2006; Simonson, 2006)，以「政治、社會網絡和大眾傳播研究」為主題，回顧《人際影響》的貢獻，並談及當年的學術人物和相關議題。此時期還有創新擴散研究，共有七個主要成果，包括表一的#4、7、8、12、17、20、23各項。這些研究承接兩級傳播理論，看醫療衛生領域及日常生活中的人際關係，如何影響傳播效果。

第二個時期是1970年代，共有三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一項是有關以色列收容了大量新移民的背景下，國民展現的日常傳播行為，相關書刊在1973年出版。這些研究體現了卡茨對環境變化的關注，特別是社會學家如何理解和應對社會的新問題。1977年有他對電視廣播的評估和研究(#13)，這不單涉及以色列的情況，還擴展到英國BBC的工作，這也影響到他後來的發展方向。第三項成果是有關使用與滿足研究，共有四個著作(#3、5、6、11)，這是一個嶄新的研究方向，但在理念上是被賦權受眾的延伸。

第三個時期在1990年代，卡茨也有三方面的學術成果發表。首先是對媒介事件的研究，主要書籍在1992年出版，同時還有#2、8、19、24。他曾表示在眾多研究中，自己特別喜歡媒介事件這個項目(Meyen, 2012)。另一方面是回到以色列人如何看日常的社會和政治事件，成果收集在1997及2000年出版的兩本書和一些其他報告中。這些項目似乎是卡茨持續關注以色列社會的產物。第三方面是他對政治傳播的興趣，在這個時期發表了一些文章(#14、16、18)，談及民意、民主、公共空間、分眾等概念。

第四個時期是2010年代，卡茨的主要著作是2014年出版的有關塔爾德的書。到了他學術生涯的晚年，仍能另闢途徑，發掘未被前人注意的作品，並賦予新的詮釋，把它和傳播學的發展連接起來，是個了不起的嘗試。卡茨在不同時期發表了一些有關大眾傳播和新聞的研究，例如#10、15、21、22、25，顯示他未忘大眾傳播研究的一些議題，例如流行文化的影響、新聞的重要性、電視的未來等。

主要研究理念和學術著作

在 Google Scholar 搜尋到超過兩萬個有關卡茨的結果中，我們聚焦在引用 50 次以上的作品，總共有 195 項。連內容詞和功能詞在內，標題字共有 1,652 個。從中可找出 35 個最常出現的字詞：媒體 (media) (43 次)、傳播 (communication) (30)、大眾 (mass) (20)、電視 (television) (19)、研究 (research) (17)、文化 (culture) (14)、擴散 (diffusion) (14)、使用 (uses) (12)、新聞 (news) (11)、政治 (political) (11)、研習 (study) (11)、創新 (innovation) (10)、意見 (opinion) (10)、公眾 (public) (10)、社會 (social) (10)、事件 (events) (9)、新的 (new) (9)、歷史 (history) (8)、以色列 (Israel) (8)、美國 (American) (7)、受眾 (audience) (7)、效果 (effects) (7)、影響 (influence) (7)、理論 (theory) (7)、社區 (community) (6)、民主 (democracy) (6)、資訊 (information) (6)、年齡 (age) (5)、分析 (analysis) (5)、流向 (flow) (5)、知識 (knowledge) (5)、觀點 (perspective) (5)、筆記 (notes) (5)、國家 (states) (5)、兩級 (two) (5)、觀看 (viewing) (5)、世界 (world) (5)、滿足 (gratifications) (4)、參與 (participation) (4)、模式 (patterns) (4)、人際 (personal) (4)、角色 (role) (4)、級別 (step) (4)。

以上的字詞來自卡茨最被人引用的著作，它們代表了作者最核心的研究焦點，可說是卡茨的學術概覽總結。有些字詞的意義較為一般，表達了普遍範圍的關注。另一些字詞指向具體的研究範圍，讓我們了解到卡茨不同的興趣和成就。

字詞出現次數的多寡，顯示了它們的重要性和流行程度。最經常出現的是「媒體」和「傳播」，它們代表了傳播學最廣闊的科目範圍。接下來的字詞也是較一般性的描述，例如「大眾」、「研究」、「研習」、「公眾」、「社會」、「文化」等。之後是一些出現較多而且指涉具體研究範疇的字詞，包括「電視」、「擴散」、「使用」、「創新」、「意見」、「事件」、「效果」等，卡茨都有專著述及。在較少出現的字詞中，同樣顯示了一些具體研究項目，例如「兩級傳播」、「人際影響」和「使用滿足」。此外，一些字詞也反映了卡茨對以色列和美國的社區及受眾的關注，以及對政治、民主、新聞、歷史的興趣。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9期(2022)

表一是從Google Scholar搜尋到卡茨被引用較多的文獻，共有26個學術著作。它們最少都有200次引用，最高更達一萬次以上。這些文獻同樣在Web of Science資料庫也有很高的引用量，能夠代表卡茨最主要的學術成果。在這些著作中，書籍佔了七項，其餘主要為期刊文章。年份分佈由1950到2010年代。卡茨的著作特別多在1950至1970年代出版，之後在1990至2000年代也有不少。在26個作品中，有7個是他個人撰寫的，19項則和別人合作，共有17位合著者。他們有些是卡茨的同事，也有些是其學生。合作較多的學者有Tamar Liebes、Herbert Menzel、James Coleman，有些學者只合作過一兩次，視題目而定。在不同時期對不同題材和不同人合作，大家充分發揮協同效應，可能是卡茨能夠長時間對各種題材都能產出不少作品的一個因素。

從引文數目看，他影響力最大的應該是《人際影響》一書了。其餘書籍包括*Media Events*、*Medical Innovation*、*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s*、*The Exporting of Meaning*都很受注目。還有一些有關使用與滿足研究、兩級傳播的論文，也都獲很多引用。在引用最多的五個著作中，書籍佔了四個，顯示書本的份量和影響力。期刊論文短小靈活，較適合表達某個論點或具體假設的實證數據，未能如書籍般整體深入討論某個領域。如果期刊論文是科學領域的主要出版途徑，書籍則是人文學科較受歡迎的發表方式，從表一的分佈情況可見，傳播學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員，顯示了這門學科同時擁有人文與科學兩種性質。

在表一中的18篇期刊論文，有10篇刊登於傳播學的期刊，3篇在社會學期刊，3篇在政治及社科期刊，還有兩篇在醫學等刊物。可見卡茨的著作是以傳播學為基地，旁及社會學和政治學，甚至觸及醫療衛生等領域。表中列出的Google Scholar和Web of Science的數字，說明了從兩大資料庫所得的結果基本一致，能夠容易找到卡茨的代表作。

表一 卡茨在 Google Scholar 和 Web of Science 最常被引用的 26 份文獻(於 2022 年 1 月 4 日統計)

排名	文獻	種類	Google Scholar 引用次數	Web of Science 引用次數
1	Katz, E., & Lazarsfeld, P. F. (1955). <i>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s</i> . New York: Free Press.	書	10,536	2,947
2	Dayan, D., & Katz, E. (1992). <i>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i>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書	4,064	1,213
3	Katz, E., Blumler, J. G., & Gurevitch, M. (1973).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research, <i>Public Opinion Quarterly</i> , 37(4), 509–523.	文章	3,650	1,350
4	Coleman, J. S., Katz, E., & Menzel, H. (1966). <i>Medical innovation: A diffusion study</i> .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Co.	書	3,439	1,051
5	Blumler, J. G., & Katz, E. (1974). <i>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gratifications research</i> . Beverly Hills, CA: Sage	書	3,370	724
6	Katz, E., Haas, H., & Gurevitch, M. (1973). On the use of the mass media for important things. <i>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i> , 38(2), 164–181.	文章	2,676	639
7	Katz, E. (1957). The 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 An up-to-date report on an hypothesis. <i>Public Opinion Quarterly</i> , 21(1), 61–78.	文章	2,545	673
8	Liebes, T., & Katz, E. (1990). <i>The export of meaning: Cross-cultural readings of Dallas</i>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書	2,250	556
9	Coleman, J., Katz, E., & Menzel, H. (1957). The diffusion of an innovation among physicians. <i>Sociometry</i> , 20(4), 253–270.	文章	2,064	699
10	Katz, E. (1959). <i>Ma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and the study of popular culture: An editorial note on a possible future for this journal</i> . Departmental Papers (Annenber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文章	1,375	4
11	Katz, E., & Foulkes, D. (1962). On the use of the mass media as “escape”: Clarification of a concept. <i>Public Opinion Quarterly</i> , 26(3), 377–388.	文章	953	178
12	Katz, E., Levin, M. L., & Hamilton, H. (1963). Traditions of research on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i>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i> , 28(2), 237–252.	文章	879	218
13	Katz, E., & Wedell, G. (2013). <i>Broadcasting in the third world: Promise and performance</i> . London: Macmillan.	書	636	123

《傳播與社會學刊》· (總) 第 59 期 (2022)

排名	文獻	種類	Google Scholar 引用次數	Web of Science 引用次數
14	Kim, J., Wyatt, R. O., & Katz, E. (1999). News, talk, opinion, participation: The part played by conversation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Political Communication</i> , 16(4), 361–385.	文章	629	217
15	Katz, E. (1987).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since Lazarsfeld. <i>Public Opinion Quarterly</i> , 51, S25–S45.	文章	549	95
16	Wyatt, R. O., Katz, E., & Kim, J. (2000). Bridging the spheres: Political and personal conversation in public and private spaces. <i>Journal of Communication</i> , 50(1), 71–92.	文章	468	166
17	Menzel, H., & Katz, E. (1955). Social relations and innovation in the medical profession: The epidemiology of a new drug. <i>Public Opinion Quarterly</i> , 19(4), 337–352.	文章	463	142
18	Katz, E. (1996). And deliver us from segmentation. <i>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i> , 546(1), 22–33.	文章	441	135
19	Katz, E., & Liebes, T. (2007). “No more peace!”: How disaster, terror and war have upstaged media events. <i>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i> , 1, 157–166.	文章	401	134
20	Katz, E. (1961). The social itinerary of technical change: Two studies on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i>Human Organization</i> , 20(2), 70–82.	文章	341	84
21	Liebes, T., & Katz, E. (1986). Patterns of involvement in television fic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i> , 1(2), 151–171.	文章	294	90
22	Katz, E., Adoni, H., & Parness, P. (1977). Remembering the news: What the picture adds to recall. <i>Journalism Quarterly</i> , 54(2), 231–239.	文章	260	96
23	Coleman, J., Menzel, H., & Katz, E. (1959). Social processes in physicians’ adoption of a new drug. <i>Journal of Chronic Diseases</i> , 9(1), 1–19.	文章	249	88
24	Liebes, T., Curran, J., & Katz, E. (1998). <i>Media, ritual, and identity</i> .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書	231	219
25	Katz, E. (2009). The end of television? <i>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i> , 625(1), 6–18.	文章	217	43
26	Katz, E. (1999). Theorizing diffusion: Tarde and Sorokin revisited. <i>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i> , 566(1), 144–155.	文章	200	59

表二分析了這五本書籍在 Web of Science 的引文數據，從中可看到卡茨的著作在各學科領域和不同地區受到的關注。這些引文主要來自幾個領域，包括傳播學、工商管理學、社會學、政治學，也有些散見於心理學、電腦科學、公共衛生、資訊及圖書館學、影視廣播等。這種分佈情況顯示卡茨是屬於傳播學的，其著作受到很多傳播學者引用。社會學和政治學也是相關學科，接下來就因應書籍主題而涉及公共衛生、電腦科學、影視廣播、心理學等範疇。這充分顯示了卡茨的學科定位和影響。

引用卡茨文章的學者來自很多不同的國家地區，最多的當然是美國，約佔了一半。其他較多引用的學者主要來自英國、德國、澳洲、加拿大。傳播學一向以美國為主，另一個基地是歐洲的幾個國家，和一些在其他地方的英語系國家。因為卡茨的關係，以色列也榜上有名。亞洲地區則以中國和南韓有一些引文聯繫，卡茨的著作得到這些地方的學者關注。

引文的期刊共有五類。第一類是傳播學與政治學的期刊，包括 *Communication Research*、*Journal of Communication*、*Media, Culture & Society*、*Public Opinion Quarterly*、*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等。第二類是社會學期刊，主要為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和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第三類是健康傳播的期刊，例如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Social Science Medicine* 等。第四類是電腦科學期刊，例如 *Computer in Human Behavior*、*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第五類是市場研究期刊，包括 *Marketing Science*、*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期刊種類的分佈和學科領域的情況相似，也是以傳播學與政治學為主，然後是社會學和健康傳播，之後是電腦和市場等領域。

從 Web of Science 的數據可見，如果比較卡茨和幾位主要傳播學者，包括 Lazarsfeld、Everett Rogers 和 Wilbur Schramm，卡茨在 Web of Science 的文章數目有 35 篇，僅次於 Rogers 的 46 篇，但比 Lazarsfeld 的 22 篇和 Schramm 的 18 篇為多。引用次數方面，也是按上述這個次序排列。卡茨每篇文章的平均引用量最高，甚至比 Rogers 的引用量更高。

《傳播與社會學刊》· (總) 第 59 期 (2022)

表二 卡茨的五本著作在 Web of Science 被引述的學科領域和國家 (於 2022 年 1 月 4 日統計)

	<i>Personal Influence</i> (N = 1,144)	<i>Medical Innovation</i> (N = 870)	<i>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s</i> (N = 594)	<i>Media Events</i> (N = 897)	<i>Export of Meaning</i> (N = 311)
學科領域*：					
傳播學	26.6% (2)**	3.9% (8)	51.7% (1)	49.8% (1)	51.1% (1)
工商管理	27.1% (1)	31.6% (1)	6.4% (5)	1.1%	3.9% (8)
社會學	15.6% (3)	16.4% (3)	4.9% (8)	16.8% (2)	19.3% (2)
政治科學	13.0% (4)	3.8% (9)	4.4% (9)	10.9% (3)	4.8% (6)
心理學	11.2% (5)	2.9% (10)	12.5% (2)	1.4%	5.5% (5)
跨社會科學	7.5% (6)	4.9% (7)	5.1% (7)	5.6% (7)	4.8% (6)
電腦科學	6.9% (7)	9.0% (4)	10.3% (3)	1.0%	0%
公共衛生	5.9% (8)	20.6% (2)	2.0%	0.4%	2.6% (9)
資訊/圖書館學	2.8%	5.6% (6)	8.2% (4)	1.2%	0.6%
影視廣播	1.0%	0.1%	6.2% (6)	9.4% (4)	12.9% (3)
國家：					
美國	54.7% (1)	59.4% (1)	47.3% (1)	27.4% (1)	37.9% (1)
英國	4.6% (2)	10.2% (2)	7.2% (2)	14.9% (2)	12.2% (2)
德國	3.1% (3)	3.3% (7)	6.2% (3)	6.0% (4)	1.9%
中國	2.4% (6)	1.5%	5.9% (4)	2.0%	3.2% (6)
澳洲	2.3% (7)	4.3% (4)	3.2% (5)	4.9% (5)	3.2% (6)
以色列	2.2% (9)	1.8%	3.0% (7)	7.4% (3)	8.7% (3)
加拿大	2.9% (5)	5.9% (3)	2.4%	2.8% (7)	4.5% (4)
荷蘭	2.3% (7)	3.7% (5)	2.7%	1.6%	3.5% (5)
南韓	1.8%	2.0% (8)	3.2% (6)	0.3%	1.3%

註：*因部分引文可被歸入多於一類，所以總和或會超過 100%；**括號內的數字是排名。
Personal Influence 被引用的國家還有法國 (3.1%) (3)。*Medical Innovation* 被引用的學科領域還有經濟 (8.2%) (5)，被引用的國家還有意大利 (3.6%) (6)。*Media Events* 被引用的學科領域還有文化研究 (7.4%) (5) 和歷史 (7.4%) (5)，被引用的國家還有瑞典 (4.6%) (6) 和挪威 (2.8%) (7)。*Export of Meaning* 被引用的學科領域還有文化研究 (8.7%) (4)。

表三比較了社會科學領域一些主要學者在 Web of Science 及 Google Scholar 的引文數據。Robert Merton 是社會學巨擘，是卡茨在哥大社會系的老師。四位傳播學的開山祖師包括拉扎斯菲爾德、Carl Hovland、Harold Lasswell、Kurt Lewin，他們來自社會學、心理學和政治學等領域，其中拉扎斯菲爾德更是卡茨的學術導師。Leo Lowenthal 是卡茨的碩士論文指導老師，而 Schramm 被稱為現代傳播學之父。Rogers 是出身於社會學的重要傳播學者，早年開展創新傳播研究，他所獲的引文數量極高。

在九位學者中，卡茨的位置剛好在中間。如表三所示，他在 Web of Science 的文獻數目排名第四，引文數量排名第六。在 Google Scholar 方面的表現也屬中游，其文獻數目排名第四，引文數量排名第五。他的成名作《人際影響》的 Google Scholar 引文數量表現頗佳，突破了一萬次，排名第四。卡茨僅比他的老師拉扎斯菲爾德的排名低一位，而比 Lasswell 的排名高一位。

表三的數據可見 Merton 是眾學者當中最出色的，無論是文獻和引文數量都非常厲害。Rogers 被人引用次數極高，也有很多書籍文章，他的著作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在表中有最多的引用量。Lewin 在 Web of Science 的文獻數目雖不多，但其 Google Scholar 引用量相當高。拉扎斯菲爾德處於中上游位置，文獻數目和引用程度均頗為亮麗。Lasswell 有最高的 Web of Science 文獻數目。Hovland 處於中下游位置，而 Schramm 的位置再低一點。Lowenthal 在很多方面都在最低位置。

《傳播與社會學刊》· (總) 第 59 期 (2022)

表三 一些著名學者在 Web of Science 和 Google Scholar 的文獻引用情況比較 (於 2022 年 1 月 4 日統計)

學者	Web of Science 文獻數目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次數總和	有最少 100 個 引用的 Google Scholar 文獻數目	這 100 個 Google Scholar 文獻被引用次數總和	最常被引用的 Google Scholar 文獻的次數	最常被引用的 Google Scholar 文獻
Robert K. Merton	95	46,241	205	256,259	39,313	Merton, R. K. (1968). <i>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i> . New York: Free Press.
Everett M. Rogers	46	2,532	107	188,657	136,318	Rogers, E. M. (1962). <i>Diffusion of innovations</i> . New York: Free Press.
Kurt Lewin	1	6,847	80	123,215	27,045	Lewin, K. (1951). <i>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theoretical papers</i> (Edited by Dorwin Cartwright). New York: Harper.
Paul F. Lazarsfeld	22	4,222	67	55,875	12,848	Lazarsfeld, P. F., Berelson, B., & Gaudet, H. (1948). <i>The people's choice: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i>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lihu Katz	35	2,323	67	54,975	10,536	Katz, E., & Lazarsfeld, P. F. (1964). <i>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s</i> . Glencoe, IL: Free Press.
Harold D. Lasswell	134	3,600	36	42,952	7,155	Lasswell, H. D. (1948).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In L. Bryson (Ed.), <i>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i> (pp. 37–51). New York: 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Carl I. Hovland	12	1,994	40	35,299	10,001	Hovland, C. I., Janis, I. L., & Kelley, H. H. (1953). <i>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opinion change</i>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bur Schramm	18	381	42	21,186	3,943	Siebert, F. T., Peterson, T., Peterson, T. B., & Schramm, W. (1956). <i>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i> .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Leo Lowenthal	18	452	8	2,167	742	Lowenthal, L. (1961). <i>Literature,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ety</i> .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結語：卡茨的五個研究特色

卡茨的離世，代表了最後一位傳播學創始大師的殞落。他的學術活躍時期從1940到2020年代，共有八個10年。卡茨師承法蘭克福學派的Lowenthal和哥大社會學的Lazarsfeld，畢業離開哥大後，先後任教於芝加哥大學、南加州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這些都是美國著名的學府。除美國外，他同時在以色列希伯來大學任教多年，代表了他尋根和回饋猶太族裔之旅。他對以色列和英國BBC的電視廣播服務也有貢獻。

卡茨的研究有多方面特色，首先是具有開創性，例如人際影響和創新擴散。他提出的人際影響概念比較創新，在當年突破了強大媒體的範式，並探討了大眾媒體和人際網絡之間的互動關係，影響了後續很多有關擴散理論的研究。他把創新擴散放在醫生如何推廣新藥和療法的情況下來研究，也是很新穎的。研究媒介事件也具開創性，而且應用範圍由一地推展到全球，開拓了一個新的重要研究項目。

其次是持續性。他的創新擴散和媒介事件研究都進行了很長時間。例如創新擴散研究從1960年代開始，一直進行了多年，均有學術成果產出。媒介事件由1977年起構思，是一個15年的研究計劃。第三是多樣性。如前所述卡茨在不同時期共有十項關注課題。很多學者畢生只專注於一兩個研究題目，不像他能在多個論題上都作出了貢獻。他的研究關注範疇有大有小，有地方性也有區域性甚至全球性，有涉及不同學科的領域，研究方法上也跨越數量化和質化研究。

第四是跨地域性。卡茨長時期橫跨美國和以色列兩地進行教研工作。個別學者或會利用一兩年時間，到外地學術休假或短期任教，很少像卡茨般數十年穿梭於兩個地方的不同院校，甚至涉及政府和傳媒機構。這種穿梭於學術與行政專業機構的機遇，很難找到其他例子。第五是連接性。這從他對塔爾德理念的研究可見一斑。人生閱歷漸長，不少人會對歷史和社會脈絡漸生興趣。卡茨能夠從早前法國社會學家的舊作中發掘出瑰寶，將其理念連接到當代傳播學的一些主要理論，這種歷史連結是一般學者無法做到的。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9期(2022)

長時期不間斷地進行研究工作，令卡茨成為極多產的學者，出版的書籍有十多本，還有數量驚人的期刊論文和報告。他永不言休，享受教學和研究，所教學生不計其數，曾獲得很多獎項，更被人稱譽為「以色列的傳播學之父」(Meyen, 2012)。早年受過卡茨提攜的英國學者 Sonia Livingstone (2014) 說，有人認為卡茨令人佩服之處是他「知道何時開展」一項研究，而 Livingstone 印象更深的是他「知道何時離開這個項目」。她指卡茨的目標是「積極地搭建學術橋樑和公共機構，追尋有關理性和批判性空間的知識，及培養很多新生代的學者」(頁2179)。Livingstone (2008) 表示，卡茨一直希望促進不同研究領域之間的聚合，希望社會科學研究能發揮作用，在公共政策方面造福社會。

近年卡茨接受專訪時談到對傳播研究的期望，他認為傳播學是一個交叉學科領域，經常面臨分裂的危險。它有三個主流，一是人文傳統的文化研究，二是倚賴社會心理學和政治學的影響研究，三是建基於社會學的制度研究。如何能夠整合這三個主流，並用各種不同的理念和方法，才是發展的正途(艾利休·凱茨，2007)。

他的學術影響不限於大眾和人際傳播，還涉及社會學、健康傳播、政治學等領域。他從早期的社會心理學者逐漸變為後期的社會學者，清楚知道自己的學術路向，成名得早仍奮力開創不同的研究領域，獲得豐碩學術成果。學術巨星離世令人惋惜，但其著作將繼續發揮影響，引文數量自然不斷上升。卡茨作為傳播學者的學術典範，為很多代的年輕學人燭照前路，是傳播學的主要奠基人和罕見的卓越教育家。

註釋

- 1 卡茨的生平資料源自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Library Archive，由卡茨本人和工作人員整理。本文作者獲得授權作中文翻譯。更多資料可參看 http://dla.library.upenn.edu/dla/ead/ead.html?q=eliu%20katz%20papers&id=EAD_upenn_ann_PUACMS01，及 Mitchell & Sloane (2022)。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艾利休·凱茨 (2007)。〈學術對談：跨學科的傳播學經典演繹〉。《傳播與社會學刊》，第3期，頁1–16。
- Ailixiu Kaici (2007). Xueshu duitan: Kuaxueke de chuanboxue jingdian yanyi.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3, 1–16.
- 蘇鑰機 (2014)。〈霍爾：他的著作和影響〉。《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9期，頁17–24。
- Su Yaoji (2014). Huoer: Ta de zhuzuo he yingxiang.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29, 17–124.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Katz, E. (2006). Afterward: True stori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08, 301–314.
- Livingstone, S. (2008). Katz, Elihu.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6, 2613. <https://doi.org/10.1002/9781405186407.wbieck001>.
- Livingstone, S. (2014). Elihu Katz's commitments, disciplinarity, and legacy: Or, "triangular thin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1), 2178–2185.
- Meyen, M. (2012). Elihu Katz.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 1676–1683.
- Mitchell, J., & Sloane, J. (2022, January 1). *Professor Emeritus Elihu Katz—Founding figure in communication—Passes away at 95*.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sc.upenn.edu/news-events/news/professor-emeritus-elihu-katz-founding-figure-communication-passes-away-95>.
- Simonson, P. (2006). Introductio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08, 6–24.

本文引用格式

- 蘇鑰機 (2022)。〈卡茨的影響：從引文分析看他的學術貢獻〉。《傳播與社會學刊》，第59期，頁233–251。